

叢書集成新編 第二〇冊目錄

哲學類

道家哲學—其他

列子八卷	漢張湛注	鐵華	一
冲虛至德真經釋文二卷	唐殷敬順撰	湖海	三一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三卷	宋陳景元補遺	守山	三八
關尹子一卷	宋陳顯微述	子彙	五四
通玄真經十二卷	周尹喜撰	鐵華	六二
文子續義十二卷	唐徐靈府注	聚珍	八七
抱朴子內外篇七十卷	宋杜道堅撰	平津	一二八
真誥二十卷附四庫提要	晉葛洪撰	學津	二三一
天隱子一卷	晉陶弘景撰	子彙	二九六
玄真子三卷	唐司馬承禎撰	知不足	二九八
亢倉子一卷附四庫提要	唐張志和撰	子彙	三〇五
无能子三卷	唐王士元補亡	子彙	三一
譚子化書六卷附四庫提要、	唐撰人不詳	寶顏	三一八
志略、辨證、補正	南唐譚峭著	范氏	三三二
廣成子解一卷	宋蘇軾解	百陵	三三四
廣成子疏略一卷	明王文祿撰	百陵	三三七
玄機通一卷	明仇俊卿撰	寶顏	三三八
聽心齋客問一卷	明萬尚父著		

无上秘要一卷	撰人不詳		
至游子二卷	撰人不詳		
墨家哲學			
墨子十六卷附篇目考	周墨翟撰	經訓	三六三
名家哲學			
公孫龍子一卷附四庫提要、辨證	清畢沅校註	子彙	四一九
公孫龍子注一卷附校勘記	宋謝希深注	豫章	四二四
尹文子一卷附考略、四庫提要、補正	清辛從益注	湖海	四三一
鄧析子一卷附四庫提要、辨證、補正	周尹文撰	指海	四三七
人物志三卷附四庫提要、辨證、補正	清汪繼培校	畿輔	四四一
雜家哲學			
鬻子一卷附四庫提要、校勘記、補正	魏劉邵撰	子彙	四五五
計倪子一卷	唐逢行珪注	續知	四六一
鬼谷子一卷附四庫提要、補	周計然撰	子彙	四六三
	周撰人不詳		



正、辯

鬼谷子外篇一卷	周	撰人不詳	子彙	四六八
尸子二卷附存疑、敘、考證、章孝廉書	周	尸佼著	湖海	四七〇
慎子一卷附提要、逸文	周	慎到撰	守山	四八八
於陵子一卷	清	錢熙祚校	祕冊	四九四
鶡冠子一卷附四庫提要	周	陳仲子撰	子彙	四九九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附考、四庫提要、辨證、補正	秦	呂不韋輯	經訓	五一四
呂子校補二卷	清	畢沅輯校	式訓	六〇二
呂氏春秋正誤一卷	清	梁玉繩著	嶺南	六二三
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	漢	陳昌齊撰	漢魏	六一九
許慎淮南子注一卷	清	劉安著	問經	七二八
論衡三十卷	漢	孫馮翼輯	漢魏	七二五
	漢	王充著		

子 列

注 湛 張

張湛處度注

天瑞第一 夫巨綱外錯備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大唯寂然至虛。寂一面不轉者。非陰陽之所悉。始四時之所運革。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 居鄭圃 鄭有 四十年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言无是非。行无軌迹。則物莫能知也。 國不足 年 將嫁於衛 自家而出 弟子曰 知其德之至。則同於不識者矣。 先生往无反期。弟子敢有所謂。先生將何

以教 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 列子之師 列子笑曰 壺子何言哉。 四時行 百物生 雖然 夫子嘗語伯昏瞀

人 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伯昏 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 其言曰 有生 今塊然 不生 生物而不 有化 今存 三 不化 化而不自化

者 也。不生者能生生。 不生者因 生物之宗 不化者能化化 不化者因 生者不能不生 化者不能不化 生者非能生而生 化者非能化而化也 直自不得不生 不得不

化者 也。故常生常化。 涉於有動之分 者。不得聖無也。 常生常化者 无時不生。无時不化。 生化相因 存亡 陰陽漸 四時漸 陰陽四時 漸變化 之物而復周於有

列子卷一

葬子

三

生之域者皆隨此陶運四時不生者疑獨不主之主豈可實而論說其其一而無始終也。

不可窮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旋其獨立而不改則行而不殆也。黃帝書曰**谷神不死**古有此言今已不在大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无物故謂谷神本自无生故曰不死是謂玄牝。

老子有一章王國注曰无形无慾无道无德卑不勸守靜不殺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造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

玄化之所出也。本其所由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存存那不見其形欲育亡邪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无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動。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莊子亦有此旨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生耳。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否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自然耳。造化者豈有物哉无物也不故不化焉。使生物者亦生化者也。則與物俱化矣。奚啻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爲生之本也。

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理耳豈有所謂之生哉。所謂之生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若有心於生色形色則豈能官天

地而府萬物耶。雖發生而不遺乎。

子曰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夫有形者生於无形。

謂之生者則不灭无者則不生故有无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而生然而爾自生忽爾而自生而无非无也。此明有形之自形无以相形者也。則天地安從生。

天地无所從來自然而自然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此明物之自微至著。

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者不窮靜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城將何所見即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太始者

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質性也既爲物美剛方具開象辭離洗淨各有其性。氣形質具而未相離。

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爲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也。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離淪然一氣不相離散面三才之道貫滯乎其中心語之助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易无形呼。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觀之不見名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通之別釋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爲萬化宗主其不一而不變者也。易變而爲一。

所謂易者竊其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性之而化為客名。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究窮也一變而爲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顯數領其都會。乃復變而爲一。

一者形變之始也。既有於有形之境理數相推自之一九九數既終必復反而爲一反而爲一歸於形變之始此蓋明變化往復无穷端。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

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分判者耳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合精萬物化生。

惟此言之則陰陽氣偏交會而氣和氣和人而爲人生人生則有所併而立也。子列子曰天地无全功聖人无全能萬物无全用。

金鉅也。故天職生殖地職承载聖職教化物職所宜。

聖王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分毫必有所屬善惡也則不能流若皆也則不能商。何則生覆者不能形成載者不能教化教者不能遂所宜。

順之則適也。宜定者不出所位。

皆有業分不可違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

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方且靜辟。理不得覺。然形影即事。則名分不可相干。任理之通。方員未必相拒。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兼有羣生。律則萬物。盡其清寧自粹而已。則

殊隘通融靜設一畫由聖人不遺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之所囿耳道之所運當冥通而無待故有生者有形者有聲者有臭者有味者有知者有能者

者。有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形。色。味。皆。感。觸。而。生。不。能。自。生。也。夫。不。能。自。生。則。無。爲。之。本。天。爲。之。本。則。無。當。於。一。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爲。形。氣。之。主。動。多。由。之。者。也。生之所生

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

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變而遷。事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皆無爲。

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員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

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擅能香。无知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何

晏道論曰。有之爲有。恃无以生。事而爲事。出无以成。大道之罔无語名之罔无名。視之罔无形聽之罔无聲。則道之全盛。故能昭音而出。氣物包彰。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員。員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

子列子

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闕體。撻蓬而指也。撻故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化之

則予生而彼死。惟之至誠之
城。則理既无生。亦又无死也。
此過養乎。此過歎乎。
遺形則不能不變。遇生則不能不
歎。此過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
種有幾。
先問變化種數凡有
幾。然後發明之於下。
若蠅為鴉。

事見
孟子。得水爲鰭。得水土之際則爲蠃。蠃之衣。衣猶覆蓋。生於陵屯。陵屯高澤處也。則爲陵鳥。此鰭所生之處而變者也。陵鳥得鬱栢則爲

烏足。此合而相生也。烏足之根爲螭螭。其葉爲胡蝶。根本也。葉散也。言烏足爲螭螭之本。其未散化爲胡蝶也。胡蝶。胥也。胥皆也。言物皆化也。化而爲蟲生。隨下。其

狀若脫。其名曰駒掇。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駒掇千日。千日而死。化而爲鳥。其名曰乾徐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沫猶粉。斯彌

爲食醯醢。醢生乎食醯。黃醢。食醢黃醢。生乎九飲。九飲生乎醑。醑生乎醢。醢生乎腐蠹。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

羊肝化爲地臯。馬血之爲轉鄰也。人血之爲野火也。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鶴之爲鵠。鵠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鶴也。

蘆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鴽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鞠之爲猴也。蘆化羊也。鮒魚卵之爲蟲。此皆无所因生。自然而變者也。

寔愛之歟。自孕而生曰類。寔音鍾。山海經云。寔愛之山有獸其狀如狸而有愛。其名曰類。自爲牝牡相生也。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鶡。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鶡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

也。
純雌其名大弄純雄其名稱蜂。大弄。龜蟹之類也。稱小也。此无雌雄而自化。言蟲獸之理然。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經。

孟子卷一

列子卷一

六

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濁之類也。有患濁之國。墨士不娶。思女夫不精氣。潛后稷生乎巨跡。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嫄。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已不遂。孕而生后稷。長而賢。禹爲父。啓即周祖也。伊尹生乎空

桑傳註曰伊尹居唐之上殷學少有所告之曰
爲水身國化爲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應人養之長而賢爲相
此異聞也

濕潤而生。醱雞生乎酒氣而生。羊奚比乎不筍。相親比也。久竹生青寧。戴而生。青寧生程。鳥蟲獸之屬。其變化无常。或

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生

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羣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入有散有反无離不由之也

不生聲而生響有之爲有恃無以生。官生必由无而无不生有此料豆細計條短則

不生无而生有
運通之功必賴於无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
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
我殊矣台歸於終理

終進乎不知也。爲始以應散爲終散者以虛漠爲始以形實爲終故迭相與爲終始而理實无終无始者也。

无始進乎本不久久當有有無始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无形自然歸於無也不生者生然後之於死滅也

。本下生者即此无刑亦先有其

。本无刑者初自无染无数者也夫生物者不生不

非本不生者也。自无生无滅。无形者形然後之於塵散。非本无形者也。形物者无刑故能生形萬物於我體无變今謂既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生者不生則死

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骼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

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地分各反其本。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歸宅，太虛之域。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節

反其根。我尙何存。何生之无形何形之无氣何氣之无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通易無時

而育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虛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虛力體之也其在老耄則欲虛柔焉禮將休焉物莫

焉。休也。已。无競。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閒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心則物不與爭。

榮落期行乎廊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

凡
子
卷



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淵俯伏之緣。淵默而顧之。故仿遇人形。簾得男貴。豈玄濛而貴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

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之將生。男女亦无定分。故復爭得男身。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已行年九十矣。

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從理自寬慰者耳。

林類年且百歲。壽傳無聞。蓋古之隱者也。底春被髮。底當。拾遺穗於故畦。歌刈後田中棄穀之也。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願謂弟

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櫺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

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

亦有何樂而捨精行暇乎林鍾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未龍胸事面夷故无憂歎

子貢曰。善著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可也。林頌曰。死之與主。一主一反。故死於是。安即不主。行長不願時。故能養若此。不存於骨中。則百年之壽。不斷而自盛也。老无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命故云也。

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

也。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穎之言。盛以爲己直。而夫

子方謂宋藍夫盜者无所不藍，亦无所羞，然後盜理都全耳。今方對无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
 適者亦少許虛耳。若夫萬變之一，彼我周旋，即理自真而實无所遺，夫其內適外，同於人茲者，豈有藍與不藍者乎？

子貢倦於學

告仲尼曰。願有所息。學者所以求復其初。乃至於狀態。則自然之理斷矣。仲尼曰。生无所息。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爲壽役。子貢曰。然則賜无所乎。

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墉。皐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見其墳塋。所翼開知。息七子貢曰。大哉死

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離塗者然。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皆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

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失我以老。息我以死。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生死古

仁者龜焉。不仁者伏焉。術身慎行。恒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愛。食欲從諫。當無狀足。比不仁者之所害。龜曳尾而求食。此仁者之所愛。伏見。此不仁者之所害。死也者。德之微也。德者得也。今所同。

歸也。言各
得其所歸。
古者謂死
人爲歸人。
夫言死人
爲歸人。則
生人爲行人
矣。行而不知
歸。失家者也。
一人失家。
一世

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此輩豈相傾者也。晏子僑爲家。重形生。豈不養有七。豈見出所子。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

列子卷一

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濟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謂重形生。矜巧能。矯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之者。亦可入

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皆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至於自誤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以生

成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其者。非假名。而徒得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心所能居也。一都鄙之虛。虛則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

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己。則自然萬全矣。故物以全者。事之破。竊而後有。釋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爲之於未有。治之於

欲盡知仁義以求反性命此則莊子舟楫之義。孔子曰：日夜无隙，丘是以徂。夫萬物與

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
者操必化之辭托不卒之憂自謂雖此可逃下世也
故物損於破者盈於比成於比者虧於支所謂川竭谷
虛

隨世隨死。此世亦往來相接。間不可省。時覺之哉。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凡一風不順。進一影不。丘夷陶實也。推盤成

覺其成。不覺其虧。皆在笑中而潛化。亦如人自壯至老。貌色智德。一日不異。皮膚入髮。齒牙生落。三

時有停而不易也。
形色雲膚有之區者，新故相
開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

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惑。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

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失天之業者。非人缺之質。則所謂天者。豈阻遠而无所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

不常墜那。蟻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附。雖天地之大。猶自安只。更落。亦不能有所

中傷其人曰。奈地壤何。曉者曰。地積壤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跼蹐。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

壞。其八舍然大喜。舍宜作釋。此書釋字作舍。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此二人一以必破爲憂。一以必全爲喜。此未知所以爲憂喜也。而互相慰諭。使日解釋。固未免於大惑也。長廬子聞而笑。

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

子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泯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爲天。地。散而爲萬物。此蓋離合之跡。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

母不窮則會諸於後。此知有始之必終。有終之必成而不壞。此知有始之必終。有終之必成而不壞。

列子 卷一
行之地以會四方遊其域而奚不憂哉
休戚與陰陽升降繫與天地順沒也
子列子聞而笑曰晉天地

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則與人計亡何爲。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死之不知生。欣戚於其間哉。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證。而我皆即之。情无彼此。何處存其心乎。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舜欲明羣有皆同於无。故舉道以爲發問之端。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面自有耳。有非所有。而況无哉。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積和故成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氣自委結而蛻蛻耳。若是汝有。則男女多少亦當由汝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止。皆在自爾中來。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據陽氣之所運。則无形无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蛻。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也。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者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凡土出有也。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澍。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天何能自生。豈能生物。人何能自生。豈能有物。此明其自生自有者也。然吾盜天而亡殃。心何往而有恐哉。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天何不能與。豈人能聚。若盜之而獲罪。孰執哉。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盜。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閭己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而私而有之。若其无盜邪。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切而有之。皆惑也。夫天地萬物之都樞。萬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俱而有之。心之惑也。因此乃矜名氏以自異。僭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赫名位以動衆。對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耽玩。莫出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爲親。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大虛齊。形骸與萬物俱有也。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无私則公名。誠矣。今以犯天者爲公。犯人者爲私。於理未至。有公私者亦盜也。直所犯之異耳。未爲非盜也。亡公私者。若其不達則與人計全若其壞也。生之不知死。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證。而我皆即之。情无彼此。何處存其心乎。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舜欲明羣有皆同於无。故舉道以爲發問之端。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面自有耳。有非所有。而況无哉。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積和故成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氣自委結而蛻蛻耳。若是汝有。則男女多少亦當由汝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止。皆在自爾中來。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據陽氣之所運。則无形无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蛻。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也。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者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凡土出有也。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澍。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天何能自生。豈能生物。人何能自生。豈能有物。此明其自生自有者也。然吾盜天而亡殃。心何往而有恐哉。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天何不能與。豈人能聚。若盜之而獲罪。孰執哉。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盜。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閭己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而私而有之。若其无盜邪。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切而有之。皆惑也。夫天地萬物之都樞。萬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俱而有之。心之惑也。因此乃矜名氏以自異。僭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赫名位以動衆。對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耽玩。莫出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爲親。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大虛齊。形骸與萬物俱有也。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无私則公名。誠矣。今以犯天者爲公。犯人者爲私。於理未至。有公私者亦盜也。直所犯之異耳。未爲非盜也。亡公私者。

亦盜也。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棄復欲血之非能即而无私者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受者復是愛吾天地之間生身耳。邪无公私。理无愛吝者也。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天地之德何邪。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盜與不盜。理无義也。

列子卷二

黃帝第一
聚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處順。則所適當。通任情背道。則遇物斯滯。

黃帝卽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隨世而喜耳。養正命。正當爲性。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肝黯，昏然五情爽惑。役心習未

足以樂性命，概足以焦形也。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隨世而憂耳。謁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肝黯，昏然五情爽惑。

用聰明，未足以致治，概足以亂神也。黃帝乃喟然讚曰。讚，當作欸。朕之過淫矣。淫當作深。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惟任而不養，縱而不治，則性命自全。

天下自安也。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閑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心无欲，形自服矣。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夢人無夢也。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耳。

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合州。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斯，離也。齊中也。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舟車足力，形之所安者耳。神道恍惚，不行而至者也。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慾，自然而已。自然者，不妄於外也。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无夭癘，不知親己，不知疎物，故无

愛惜。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无利害。理无生死。故无所樂惡。理无愛憎。故无所親疎。理无逆順。故无所利害也。都无所愛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

火不熱。斫撻无傷痛。指撻无疥癢。至和者无物能熱撻。撻實山松樹義例詳於下章。撻撻也。義見周官。乘空如履。質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

視雷震不亂，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躡其步，神行而已。至順者无物能違也。黃帝既寤，亦寄之眠寤耳。惡人無覺也。怡然自得，召

天老、力牧、太山稽三人黃帝相也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身不閒，則物不治。而精思求之，未

得。可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不能以情告矣。又三

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信公百姓號之曰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信公

見山上有神人焉神人吸風飲露不食五穀穀不食心如澗泉形如處女其天姿自粹非

不假不愛 仙聖爲之臣
但愛也我君也 不畏不怒恩無所偏 惡治世之名 爲之使
設尊卑長短各當其分因此而

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无愆
也。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也。風雨常均
字實

時年穀常豐而土无札傷人无夭暴斃于城廂見于豐都王二儀契均同時老子曰以道治天下者其鬼不神

簡老商以不仕高子道二三之遊秀上人曰五日而後反蓬種人樂冠稱之也

子不戢告。固有威於子。今夏旣然。是以又來。劉子曰。隄五

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

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哂而已。

口衷言利害。庚當夫子始一解顏而笑。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於齟於。七年之後。從心之

所念。庚无是非。從口之所言。庚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夫心者何。寂然而无意想也。口者所然而自內也。若順心之誠。固无是非。任口之理。则无利

道契師友。同位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泣

列子卷二

一七

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

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疑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

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

足矣所願我之乘風之乘我孰能辨也。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懃懃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

之一節將地所不載

子開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
闕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羣下也
水火不繫乎萬物之上而不信
推而不居非貴

不懷者也。諸問何以至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客气。果敢之失。則物所不能害。蓋智計勇敢而得冒。少矜危哉。

曰何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引刀之爲形也。有既无始則所造者无形矣。形如無言注作者不爲作形者示其牛一物以形聲相觀則无殊絕者也。牛其牛何一不爲心者遠耳。

形聲猶其終始者。皮寄聲平下果之度。即形色一不求其終始者。不而幾乎无。

至理豈有陳藏哉。任而不存乎萬物之所多治。乘理而无心者。則常與萬物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卻物奚自入焉。自然之分不斷則形神

辭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

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胃。是故選物而不懼。向秀曰。遇而不恐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向秀曰。醉故失其所耳。非自然无心也。而況得全於

天乎。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
然无心。委順而已。
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郭象曰。不關性分
之外。故曰藏也。
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盭背。

盜發。措杯水其肘上。平停箸。故杯水不顛。發之。鏑矢復著。郭象曰。矢去也。方矢復寓。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寄於射言敏捷之妙也。當是時也。猶坐。

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也。非不射之射也。忘其能否，雖不射而同乎射也。常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

淵若能射乎。內有所畏懼則失其射矣。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掛袈裟而進之。

列子卷二

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郭象曰：揮斥，縱橫放也。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今汝恍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畏者多矣，豈唯射乎。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舉國服之，有寵於晉，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也。肥，厚也。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始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朔外，朔，野也。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富也。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寤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春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瞋之。瞋，音瞋。既而狎侮欺詆，狎，音狎。擯於後，音音是，擯音扶，擯，音音是，擯音扶，擯，音音是。二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嫻於戲笑，遂與商丘開具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白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飢骨無驚，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隅曰：彼中有寶珠，冰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冰之。水底清，行曰冰。既出，果得珠焉，衆防同疑也。防，防也。子華防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大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也。誕，欺也。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悲我也。子其賜我也。子其言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不至，行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往者，如斯而已。今助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猶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但然白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過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幸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非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言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荃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鵲鸞之類，无不柔者，雖雌在前，羣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荃曰：養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慈，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貪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

怒也。怒，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怒，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向多曰：達其心之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我順之故也。故其殺之逆也。所以害物，達其心故。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必喜，皆不中也。不處中和，數端則反，必然之數。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顧深山幽谷，理使然也。人之所以陶運羣生，使各得其性，亦猶役人之能將安養，使不相殘害也。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鰲梁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向多曰：其教也，言其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護操之者也。護，起也，向多曰：護，起也，向多曰：護，起也，向多曰：護，起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之散能也，忘水也。亡水，則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護操之也，彼視舟者，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則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神明所居，故謂之舍。惡往而不暇，所遇皆以黃金握者，互有所投，曰握，死，曰所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擯內，重則外巧，擯則內拙。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益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棠也。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道，道也。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爵俱入，與汨偕出，汨，汨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故，猶素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性，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不其不可知。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罔僂者承蜩猶操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塊，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向多曰：累二九而不墜，是用手之停準也。故水網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閒耳。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操五而不墜，猶操之也。用乎操者，則吾處也若槩株駒。槩，槩也。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罔僂之知，吾不反

側不以萬物易其。何爲而不得。郭象曰：遺彼故得此也。孔子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分神，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其拘

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脩，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以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也。

海上之人有好滷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滷鳥游。滷鳥之至者百住而不可止。心相和而形相親，物所不惡，住當作數。其父曰：吾聞滷

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滷鳥舞而不下也。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猶覺人，理豈可詐哉？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

齊智之所知則淺矣。言爲都忘，然後物無疑心，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則以獲神，海在相和而無游，二情相背，則向不件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趨，似若並互，實歸不異者，蓋丈人明天心，專一，猶能外不駭物，況自

然其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濱，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利害兩忘，猶恐難免，然則雖與衆，亦無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微遠，借末以明本耳。

趙襄子率徒十人狩於中山，火敗，藉藉林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

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

此則不覺有石，襄子曰：而謂之所出者石也，而謂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不知之極，故得如此。魏文侯聞之，問

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知也。文

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然所造心之跡，猶有明夫至理，非用心之

所造也。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爲者，有能之

之者，有不爲者，則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爲？亦何所不能？亦何所同？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離體，體中之絕妙

處，萬不一焉。此物自始，此章明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氣致柔，誠心无二，則此水火而不燃，沙木石而不挂，履觸鋒

刃而无傷，履危險而无陷，萬物雖逆其心，入而不礙，神能獨游，身能可謂，目可復照，所言不經實，實當心，故試之天

之，何者？兩氣炎涼，各有收宜，安於一域，則困於餘方，至於至人，心與无氣，合體與隨其方，則不當於一象，溫涼不侵，一器神

定氣和，所乘皆順，五物不能逆，惑不能亂，則合體之厚，和之至也，故當无死地，豈用心去就而復全，觀水火災樂，變萬象入甲

兵，宋足。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

而走。向秀曰：不喜。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

矣。壺丘曰：問季咸之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得道與衆，雖而无雄，而又奚卵焉。向秀曰：夫實由文

而元者，雖有雄无雌耳。今季與汝雖深搜不同，然俱在貨位，則无文，而道以事彰，有道

相與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相，必有處而後和者也。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向秀曰：元

其一方以

必信於世，故。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請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

可得而相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請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

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向秀曰：地

其或作明，向秀曰：明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同其寂滅，此至人无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土，其行也水，

其流也淵，淵之與水，流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心坐，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即謂之將生，

生苟无心而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爲然，後是爲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是始見吾杜德幾也。向秀曰：德幾不

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褻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向秀曰：杜權，有用而不利，

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向秀曰：天壤之中，權載之功名實不入，向秀曰：任自然則權載，而機發於踵，郭象曰：當

權是始見吾善者幾也。向秀曰：有善於彼，彼乃見之明，季咸之所見者淺矣。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

不齋，或无坐字，向秀曰：无往不平等，混然一以管窺天者，莫見其廣，故以不齊也。吾无得而相焉，試發，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

以太冲莫朕，向秀曰：居太冲之極，然是始見吾衡氣幾也。向秀曰：衡氣，淵之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洸水之潘爲淵，澗水之潘爲淵，汙水之潘爲淵，汙水之潘爲淵，

淵焉。此九水名，義見附錄。夫水一也，而隨高下流，有淵澗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靜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之

止，旋旋之與龍，常隨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雖波流凡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者，

亦自然自得，泊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

曰：已滅矣，已夫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向秀曰：雖進退同歸，吾與之虛而倚移，向秀曰：無心以

不知其誰何，向秀曰：无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茅靡，當爲傾側，向秀曰：變化傾側也，事波流利，化不因則

也。於事无親，向秀曰：无離塚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向秀曰：離塚之文，復於其妻發，向秀曰：遺髮，食稀如食人，向秀曰：忘

得道也。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意人之推敬於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

於十漿，客舍賣而五漿先饋，下之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曰：夫內誠不解，郭象曰：外自於形謀成

郭象曰：舉動以外鎮人心，物內實不足，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輕而尊長之者，而鑒其所思，郭象曰：以美彰顯，物則所思亂至也。夫漿人特
便辟成光儀。
爲食藥之貨，多餘之贏，所貨者，藥食所利者，故餘而已。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郭象曰：權輕利薄，可求於人，而皆敬己是，爲下大小无所失者，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所以不敢之齊，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知此者，是汝處已，人將保汝矣，汝皆默然不自顯耀，適齊之與處此，皆无所懼，苟近此義，所在見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歸之，果衆，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蹠之乎頤，教豎立有閒，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旋踵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廢藥也，曾无藥，言以當藥石也，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

人保汝，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今背理而感物，求物不保不可得，而汝不能使人无汝保也，郭象曰：任平而化，則无感无求，无感无求，乃不相保，而爲用之感也，汝用何術，乃感物如此乎，咸豫出異，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不以爲深，深而出異者，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无謂也，必怕使物感已，則彼我之性動易之，與汝遊者，莫汝告也，皆搖本之徒，不能相啓悟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小言細巧，易以惑人，故爲人毒害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不能相成濟也，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莊子云：楊子，字子居，或揭朱之字，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矜，可教者，也，楊子不答，至舍，進滄澌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者，也，可教者，也，楊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聞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雖睡而肝，而誰與居，汝云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聞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雖睡而肝，而誰與居，何自居處而夸張若此，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不與物競，則常處卑而守約也，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迎將家，客舍使物故欺之乎，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燭，厚自蔽異則物保之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實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夫驕盈於

遇之所不與，虛己以脩理，天下之樂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

易，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繼先不已者，所勝在已，柔先出於已者，物不能加也，先不已者，至於若已，則

殆矣。敵必危之也。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理當安也。以此勝一身者徒。以此任天下者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夫體柔虛之道。虛不觀之地。雖一身之貴。天下之大。无心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獸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爲其自爲。順性而不類於物者。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既无分畛之重。而我无力焉。弟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強而自強。故剛强者。非欲之所能致也。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禍福生於所積也。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必有折也。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強則滅。王錫曰。物之所惡。故必不得終焉。木強則折。強極則毀矣。柔弱生之徒。堅強者化之徒。狀不必彊。彊當作同。而智彊。智不必彊。而狀彊。聖人取彊智而遺彊狀。衆人近彊狀而疏彊智。狀與彊彊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无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无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人形。親自有側與禽獸相似者。古語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而非被鱗鱗行。无有四支。牛首虎鼻。非蛇角。聖朝。蛇身解佩。亦如相書。解佩。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貔貅虎爲前驅。鵬鵠鷹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道焉。聖人无所不口。无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口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牡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遠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德純者禽獸不思也。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人有害物之心。物亦知避之也。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夫龜田甲。鑿之宗。隱也。鳳毛羽之長。安達情飛翺。動皆鳴呼相聞。各有意趣。共相制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禽獸之聲。无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途。因事偏達。偶騰一條。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並爲犢矣。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劉神。魍魎。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劉神。魍魎。魍魎是也。次達八方人民。求衆禽獸蟲蛾。百獸率。是也。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无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好養猿猴者。因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豎爲。將限其食。恐

脊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若

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猶若影之隨。十日又問未也猶疾視而盛氣當求蔽而必已之勝。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

無變矣。復命隨此我不應忘勝負矣。望之似木雞矣。至全者更不似血氣之類。其德全矣。德全者非但已无心以使外物不生心郭象曰榮之以至於全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者猶無礙於惠益。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譬效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惠益施之族。

何以教寡人。惡盜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

微擊。非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

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實於勇有力也四畧之上也大王獨亡意邪盧翻大夫士民之

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无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上故當罔累也。

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

宋王無以應。惠蒼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乃終化

惑者以
真宅故

化人

且易

爲王

士木

二六

于好

雜誌

獻玉衣。旦旦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隨之。居亡幾何。闕王同游。王執化人之法。秘衣袖也。麾而上。

者。中天通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

耳目所親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聞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
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
傳記云。秦穆公疾。不知人。

既竊曰我之帝所其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靡動心一說云趙衛子亦然也

王府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

國也。所謂易人
之座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

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悖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太虛恍惚之域。因非俗人之所涉。心目飄忽。自然之數也。化人移之。移。推也。王

若積虛焉。積虛也。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者未歸。扶反。王問所從來。左右

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問其移不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

兩主以近事喻之。假第一世所夢成百年之事。所見成絕域之物。其在覺也。僥倖之須臾。再搖六合之外。邪想結念。驗得如此。促轉心調。深不假形。終罔主照。寂然凝虛者乎。

且葬之所居。奚異王之宮。葬之所游。

○此下可刪。除英理亦无

奚異王之圖。王開恆疑。斃亡。彼之與此。俱非眞物。習其常
存疑其斃亡者。心之惑也。變化之極。徐疾之閒。可盡模
古樂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感至晉欲造世祖之治
亂忘君臣之事也。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蘭牛。臨而左綠耳。右驂

赤驥而左白藥。古義主車則造父爲御。爾角上執下合此古字未審。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廐盜驪而

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錫之血。以飲王具牛。

馬之漣以洗王之足。漣乳也。以已所
珍貴獻之臣節。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崑崙山有五色水也。別日升

于崑崙之□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

母爲王謠。徒歌曰謠。詩名白雲。王和之。和音也。詩名東歸。其辭哀焉。通觀日之所入。釋天子曰日。西登岱山。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

人不盈于德而謀於樂。謂後世其追慕香過乎穆王弒神人說。自此已上至命氣乃自神也。能窮當身之樂。

百年乃祖。知此事無當於世。世以爲登假。登假字當作登遐。世以爲登遐。故肆其心也。登遐即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

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

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

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造物者豈有心哉自然似妙耳夫氣質實海約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

隨起隨滅。假物而爲變者。與成形成而推移。故習生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顯。知幻化之不生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注。竊目已詳其義。吾與汝亦幻也。奚須

學哉。身則是幻而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櫛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

者走。走者飛。深思一時，窮得其道，況不愚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失有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粗不同，而悉爲我主。往復流注，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替而事著，倚之失度，則虧顯。

而變影。今四時之令咸乖。黑三辰錯序。雷冰反用。器物蒸騰。則飛練雲沙。以成水頭。得之於常。衆所不疑。推此類也。蓋陰陽之妙。幽極萬物之情。則幽極靈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關選數術。以氣質相引。使仰則一圓一洗。設時則飛走易形。蓋術之末者也。

終身

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日用而百姓不知。操人之道也。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濟著而人

其知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世爲之名。非所以爲帝王也。堯舜千文。果是所因之故。本美爲而不顯。化假但觀世

之迷。夢人嘗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徵。驗也。候。占也。六夢之占。蓋見官。笑謂八徵。一日故。故。事也。二日爲。爲。爲也。三日得。四日喪。五日哀。六

日樂。七日生。八日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二曰噩夢。周官注云。噩當爲驚。得之得聞。覺而夢。三曰思夢。

因思念 四曰寤夢。覺時道 五曰喜夢。因喜悅 六曰懼夢。因恐怖 此六者神所交也。此一章大旨。亦明覺夢不異者也。 不識感變之所

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成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怵。夫變化云云。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

雖其本者。莫不改焉。誠哉。所由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不得不相觸通也。故陰氣壯則

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失其中和，則陽氣壯也。火性猛烈，遇則燔炳也。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爲用者也。抗則自相利害，故或

生或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涉取，此亦與覺相類也。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精

帶而寢則夢蛇。飛鳥衝髮則夢飛。此以物類致感。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此皆明夢或國事致感。或夢極相反。即周禮六夢六義理。

无妄
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故竝想夜夢神形所遇此想謂覺時有情慮之事非如世間常語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故

列子卷三
三九

仲尼第四

然玄照者也。子質識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无憂。當流所不及。況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俾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宜耳。

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愛。以激發夫子之旨也。孔子曰。

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天者自然之命。有窮達之數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

將明此旨之不至。
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
汝徒知樂天知命之
故示有疑聞之色。

无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无所不知无所不樂无所不憂故曰大也。今告若其實格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爾。

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此直能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如斯而已。豈能無可無不可哉。

時嘗譏樂治世之具。蓋人因而用之。以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失聖人智周萬物達天下。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度。救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无益於理也。安一身救一國。非所以爲聖也。

四五

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

我薄之始。誠出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救弊豈異。唯四通八達者。能從變所適。不滯一方。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方。此樂天

知命者之所憂。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可喪。故曰未知所以革之方。而引此以爲憂者。將爲下義根本。故先斯比甘耳。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

謂所樂知也。莊子曰樂窮通物非滯人故古人不以無樂爲樂亦不以無知爲知任其所樂則理自無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無樂無知是其樂其知。都无所樂都无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知天下之知而後无心

故无所不樂。无所不知。无所不憂。无所不爲。居宗體備。故能無爲而无不爲也。詩書禮樂。何樂之有。革之何爲。若欲損詩書易治者。豈文乎。

之道。即而不去。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所謂不惑如愚者也。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未能遽符至旨。故遂至自失也。歸家淫思。

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後憤思道。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既悟至理。則亡餘事。陳大夫聘魯。私

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
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羣智之表，萬物所不能窺見，其合通之處，因之乎？

所以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至哉此答自非體二體形者何能甘其學處隨其先發乎以顏子之敏猶不能爲其解况下所答乎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此顏回之辭

所歷亦无所用。陸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

子有亢古郎反倉子者得瞋之道老聃不肯自得其道尤倉於何得之蓋能以耳視而目聽夫形質者心官之寶字

魯侯聞之大驚。不怪仲尼之用形。不怪耳目之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九倉子應聘而至。汎然无心者。无東西

之非
爾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
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无所用，都无所用者，則所覆之

魯侯曰。此皆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此形智不相違者也。心合於氣。此又達其形智之用。任其自然之氣。

神合於神。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智而都神合於无。同于神矣。同于神而无矣。二者豈有形乎。直有其智。而不知其所以自忘。忘其心者。則與无而爲一也。其有介然之有。唯

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閭閻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唯豁然之无不干。泥慮耳。涉於有心。月所不以下。豈近虛言也。乃不知是我七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
 然則丘

今以不答爲符故書之一笑也。而子思子之曰：「上無君，下無臣，天下之亂，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知所以用刑以不亂者哉。

